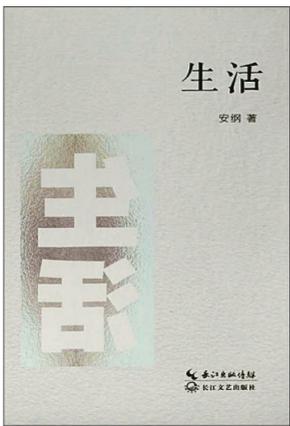


宁波好书

## 碎片化，一个人的另一种生活遭遇

——读安纲长篇小说《生活》随感



谢志强

安纲的最新长篇小说《生活》使我想起儿时的生活。检验一部好小说的标准之一，是能否引起读者的诸多联想。

小时候，看露天电影过节，银幕悬挂在两棵树之间，农场里的小孩，提前就用土坯、凳子占了位置。可是不安分，放映时会跑到银幕背后，从反面观看，很新鲜，很有趣，字都反了。乐此不疲地认出了反了的字，还像初识那样大声念出来。小孩子喜欢这种识字的游戏。

安纲的《生活》就是“反着的字”。

《生活》是一部梦之书。梦境是生活的反面，另一种隐秘的生活。安纲仿佛在写我做过的熟悉的梦。我离开沙漠边缘的农场已近半个世纪，却常常以做梦的方式一次次重返。有一次，梦中回农场，遇见一个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玩泥巴——捏小动物、小人儿。我问我生活过的连队怎么走？小男孩朝我掀起屁股，然后弯下腰，从胯下望着我。那个动作，像联络暗号，顿时，我发现自己遇上了童年的我。小时候，我总是在渠堤上做这个动作，从胯下望出去，上下颠倒。

正与反，上与下，里与外，这种颠倒看世界的方式有着别致的文学效果，可以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了。所以，我在阅读《生活》时，常常禁不住会意地笑。

《生活》的文本形态呈现为非线性、漩涡状、碎片化。可归纳为：一个人的另一种生活遭遇。梦境也是一种生活，甚至，梦里比现实还要惊险，还要疲惫。小说和梦境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自由、自在。在《生活》里，频繁出现主人公的自由飞翔，是《生活》的一个轻逸的意象，如同卡尔维诺的小说里多有轻逸的形象：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住在树上的子爵，通过这些童话式的形象，达到以轻抵重的效果。

我看到，贯穿全书的主人公——“我”，一旦遭遇尴尬、障碍，就会变异，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是解脱还是抵抗？“我”不做交代地随意出现在任何地方，国内国外、城市乡村、他乡故乡，似乎不受时空限制，一不留神就飞翔。如同一个人做梦，进了陌生的地方也不奇怪，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自在。

而且，“我”在生与死、大与小（年龄）、虚与实之间，来去自如，转变自由，一个生者记录自己的死，一个死者追忆自己的活，突转、中断、暂停、并置。每一个片段，就是一段生活。片段与片段之间，不衔接，不可知，不可料。这就构成了对传统小说戏剧化的一种颠覆，是对碎片化生活的一种认知，是对小说可能性的一种表达，也是当今网络时代生活的特征。

比如，本书第一节讲述“爸爸”。读惯传统小说的读者，必定期待“我”和“爸爸”之间的故事。但是，安纲却将“爸爸”悬置起来，让读者期待落空。结尾一节，才写了“爸爸”，而且劈头就来一句，“我死后那场婚礼让我和我爸远远闻声，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爹后来被逮捕，被枪毙”。行文至此终于呼应了开头，那是一个遥远的呼应，死者对活着的记忆的记忆的呼应。

《生活》文本有自身内在的张力和弹性，还有内在的繁殖能力。它不以惯常的、明晰的、有意识的逻辑呈现，而是在潜意识层面蔓延、扩张，仿佛无数沙粒组成沙漠、无数叶片构成树林、无数水珠聚成河流。它能够构成规模不同的文本，视“容器”而定，可以短篇，可以中篇，也可以长篇，还可构成系列小小小说。选择一个角度，提取一部分碎片，串珠成链即可。

安纲的《生活》，跟俄罗斯丹尼尔·哈尔姆斯的《蓝色笔记本》、美国保罗·奥斯特的《红色笔记本》和奥地利伯恩哈德的《声音模仿者》、罗马尼亚施瓦茨的系列小小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为当今小说的新形态、新趋势，它们已形成一个明显的谱系。东君的《面孔》、东东枪的《六里庄遗事》、贾平凹的《秦岭记》，也可纳入其中。

小说发展到今天，已呈现分流，传统的戏剧化小说注重情节，新形态的碎片化小说在乎细节。我们已渐渐习惯了网络时代的生活，不过，尚未适应网络时代的小说。现实与小说的关系，怎么对应？现实的碎片化对应碎片化的小说。安纲的《生活》，就是一个自觉探索的范本。

《生活》如同一面镜子，“我”照镜子，镜子里出现的是无数个陌生的自己。

## 薄本裁圆月，柔还卷细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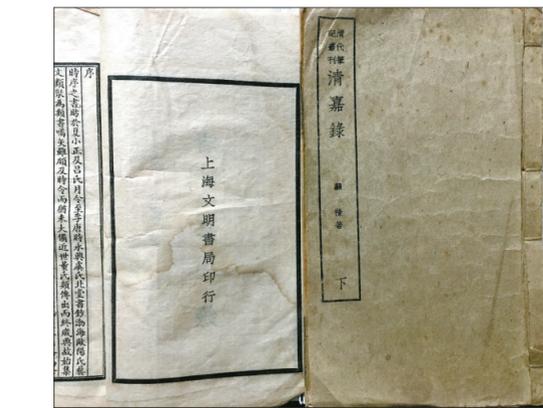
——《清嘉录》中的饮食文化

蔡体霓

大伯送我的《清嘉录》，已有50年了，线装书，上下册，小开本，握于手中，绵软的感觉，夏日正好翻读。封面条框内印有“清代笔记丛刊·清嘉录 顾禄著”，扉页上为“上海文明书局印行”。看了序，此书成于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书中将一年四季的江南风土俗收载，作者特意说明：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

全书分为十二卷，每卷为一个月份。卷十之“盐菜”，说到许多人家“盐藏蔬菜于缸瓮，为御冬之旨蓄，皆去其心，呼为藏菜，亦曰盐菜。”盐菜即白菜，经过盐藏，一般称作咸白菜，我们宁波就叫它为咸菜。不过，另有几种做法，使其更为可口。一是将白菜去其心，切为寸断，盐与酒相拌入瓶，倒埋灰窖过冬不坏，俗名“春不老”。另一是“屠桂与姜，以酒诸而上盐之”。可以想象，将桂末、生姜和白菜同腌，开缸而食，定是齿颊生香、脆而爽口的。

在正月里，苏州那边的人会将米粉做成丸子，以油煎，并有诗



云：“时节三吴重，圆匀万颗同。”古人对于啥时节吃啥食物，是很讲究的，不容错过。书中就提到“杭人谓之上灯圆子”，此一节物，米粉内置糖搓成圆子。又记“春饼”，有联句云：“匀平霜雪白，熨帖火炉红。薄本裁圆月，柔还卷细筒。粉藏丝缕缕，才嚼味融融。”将春饼的形状以及制作过程，十分生动地描述出来。春饼乃是立春日

吃的，后面跟上一句：“立春日，春饼生菜。”联想到今之杂粮煎饼夹一片生菜，是传承，亦是绝配。

看到“青团焙熟藕”这一节，就知是农历三月里的美食。时值寒食祭先，青团与红藕皆可冷食。祭帖火炉红。薄本裁圆月，柔还卷细筒。粉藏丝缕缕，才嚼味融融。”将春饼的形状以及制作过程，十分生动地描述出来。春饼乃是立春日

马上就是吃蟹的时节了，书中

记述十月有“蟹”习俗，虽所载距今将近200年，一些关于食蟹的经验却是差不多的。这里说的是湖蟹，“九月圆脐佳，十月尖脐佳也”。那么为何叫“蟹”呢？就是“汤焯而食”。作者加以解释，说“菜入汤，曰焯”。看来，当时的蟹多为汤煮的，不像今日蒸煮为主，佐以酱醋调料。

“合酱”是暑天里的食物，谓之“造酱馅”，并有“雷鸣不合酱”之说，载于卷六。到了农历八月廿四，煮糯米和赤豆为团，谓之菜团，“菜”也可作“糍”。到了年末，“市中卖巨馒，为过年祀神之品，以面粉转为龙形。蜿蜒于上，复加瓶胜、方戟、明珠、宝锭之状，皆取美名，以谥吉利，俗呼盘龙馒头”。还讲了一段民间故事，道此时节谢神，就做这样的馒头，就是“蜿蜒于上者乃蛇也”，而皆作龙形，日久就称“盘龙”了。

卷十二中有不少关于过节的菜肴，在“冷肉”一则中记曰：“乡人养猪于栏，腊月宰之，卖于居人，充年俸之需，谓之冷肉。”提及杭俗，云：“岁终祀神，尚猪首。”当时的人们在冬至前就定好了猪头，选皱如寿字者，谓之“寿字猪头”。然后“屠人掬至门曰，送元宝来”。颇有情趣。至于“暖锅”，更是年夜饭中的重头戏，作者记之：“杂投食物于一小釜中，炉而烹之，亦名边炉，亦名暖炉。团坐共食，不复置几案，甚便于冬日小集。”看到这里，觉得类似现在时兴的“吃火锅”。

## 追寻成长的痕迹

——读丁彬《去宁波的路》

黄岚

成长，不可避免地我们将带带时间的河流，日夜不舍地向前。再回首，过往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在身后或明或暗地闪烁着光。

总想留住那一瞬间，证明我来过。《去宁波的路》就是其中的一个尝试。这是一本薄薄的思乡的小册子，作者丁彬，用文字留下了他的成长历程。全书分为三辑，分别是《庵东少年》《慈溪往事》和《宁波生涯》，以时间为纵线，以人事为横线，记录了作者在庵东小镇长大、到慈溪县城读书和到宁波市工作的成长经历和相关人事。

这是作者对自己成长经历的一次回眸，也是对自己“从哪里来”的确认。小镇庵东，原行政区划属余姚，后成为慈溪的一个乡镇。镇中心四条主干道，两横两纵构成了这个镇的繁华。两横是人和街与邮电路，两纵是七二三街与庵东路。作者的回忆就从这里开始。他笔下的庵东，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他精神世界的疆域。他在《乡关何处》中关于“我是慈溪人还是余姚人”的纠结，相信大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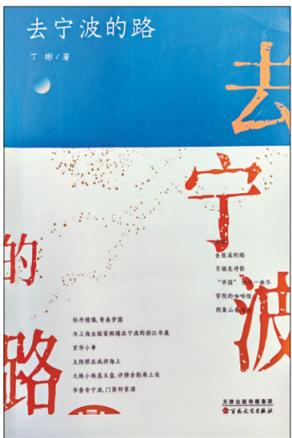
数现境内的慈溪人也会犯迷糊。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原先的余姚人成了现在的慈溪人。我出省时，碰到口音相近之人，总会问一句：你是余姚的还是慈溪的？我们的祖辈在这一片新生的盐碱地上生活、奋斗，我们的籍贯虽然变成了“浙江慈溪”，但我们的口音、习俗还是带着姚北的痕迹。的确，如作者所述，我们祖先的墓地都会选在余姚，因为故乡这一带没有山，而墓地总是要安置在山上的。地理线是容易划分的，而血脉情缘又怎么能分得清？

从小镇到县城，从县城到市区，我们在路上奔波，这是地域上的扩展，也是精神上的成长。作者从庵东出发，去慈溪浒山读书，这条路前前后后走了20来年。而后作者去了宁波市区工作，将母亲也接了去。这就意味着，他与慈溪的联系，从地理意义上已经减少了，虽然慈溪还留有他的亲友，但毕竟去得少了。他像鸟儿一样，去更大的天空飞翔，不管是进城的路，还是回乡的路，都值得我们去追寻回味。这本书是对我们在路上奔波的总结。这种奔波，不停地重复，慢

慢地让我们成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成长，是目标实现后的回顾，是对我们追求的肯定。离开家的庇护，独自一人去更大的区域生活、工作，总是要有点勇气的。而这种勇气，是慈溪人的独门武器，因为慈溪人，是一代代的移民所组成的。这可能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慈溪人在奋斗的原因吧！

到宁波市后，我们还要去往何方？或许我们定居此地，在地域意义上的脚步停下来了，但在精神之路上的脚步永不停止。作者丁彬，我是很晚才知道的，他的笔名“车厘子”经常出现在本地报纸副刊上。作者非常勤奋，文学路上的追逐前行，对他来说是既痛苦又快乐的。

在“上路”之初，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机缘与领路人，《怀念周乃复先生》说出了很多慈溪文学人的心声。周公是嵊县人，大学毕业后到慈溪工作，在地方志领域有非凡的成就。作者说他“认识周公也晚，不过是这十年间的事”，他却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只身从宁波市区赶到慈溪去见周公最后一面的人，可见情深。十年啊，这时间不算短了。回想我与周公的相识，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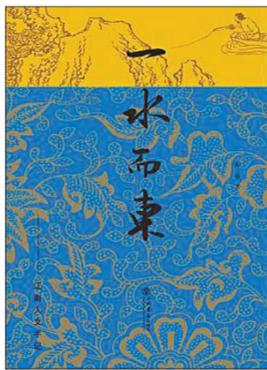


晚也更短，不足五年，但我同样能感受到周公对小辈的关怀之情。阅读这篇文章，我羡慕作者能与周公一老一少同行多日。那时周公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作者以为他要写文章，结果周公追起了韩剧！哈哈，这让我见识了严肃周公的另一面，颇感意外。正是因为有这样既年长德高又追逐新潮的周公，我们的精神之路才会越走越宽阔。

回眸过去的岁月，追寻成长的痕迹，是为了更好地向前。

荐书

《一水而东》



主编	陈 益
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日期	2023年6月

章，围绕着文人书事、逸闻掌故、江南风物等内容展开，篇幅或长或短，形式不拘一格，读来别有一番滋味。作者用自己的人生感悟，探访“一水而东”的背影，寻觅那千年的桨声，阅读历史传说与当下的现实故事。天地一板，江河日夜流，作者在对“一水而东”进行正本清源的同时，还借助哲学、文学、史学、美学等思维，诠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无论是《青花的乡愁》《一读四百年》，还是《炖茶之道》《药香如馨》，作者以古人之事、自然之物为引，赋予江南风物以灵性，挥洒自如间流露着真情实感。比如，对于许多人曾经历的“借书舍不得归还”一事，作者在《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中坦言：“事实上，凡是喜欢藏书的人都怕别人来借，即使你送来了一瓶酒，也不太愿意松手。”还在文中感叹天一阁主人范钦就是一个典型，他给予孙定下规矩，“代不分书，书不出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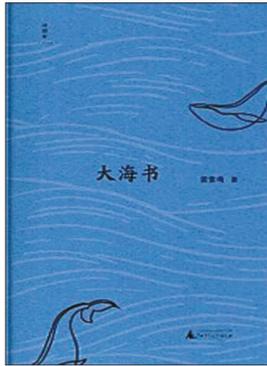
“一线浩瀚的吴越潮，一脉相承的书生活，一心倾注的汉文字，尘埃或光芒，失败或希望，作者将那些过往的人和事，向读者娓娓道来。

(推荐书友：戴骏华)

千百年来，大量歌咏江南的文学作品蜚声中外，构筑起人们心中的精神家园。江南，作为一个区域概念，常与“江北”“中原”等相提并论。江南，不仅自然风光得天独厚，人文景观更是内涵深厚，两者交相辉映，造就了鱼米之乡、文化名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对于地域文化都有独特的感悟，因此，我看到《一水而东》倍感亲切。

作者陈益，已出版有《如花似玉的江南》《寻梦六百年：昆曲盛衰史探幽》《盲人看花：江南人文手记》《放牧吴淞江：从东太湖到黄浦江》等多部书写江南的作品，新面世的《一水而东》，延续了“江南人文手记”系列风格。全书50余篇美文，分为“书生活”“字作坊”“吴越潮”“观边谭”“昆曲记”五大篇

《大海书》



作者	梁雷鸣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3年7月

在“盐家族”中，诗人写下“没有盐的海/不是海/没有盐的人间/不是人间”，这饱蘸激情的话语，是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以及对大海深切的爱。他说，“大海从来不后悔/因为所有故事/大海都可以从头再来”。面朝大海，面对一排又一排的蔚蓝浪涛，“没有人不把心底的杂念/一一交出”，海鸥与潮声，闪电与雷霆，“没有人不为自己的过失忏悔”。

潮涨潮又落，诗人的目光从历史扯回现实。在不同的海、岸与人中，领略民俗文化，领略沿海变化。读着这一首首有关大海的诗，仿佛见到了一片未曾到达的大海，听到了一阵阵翻来倒去的波涛声……何其有幸！当你在这些诗歌前停留，“大海已经在远处涨潮”。

大海每天都在重新开始，大海依旧蔚蓝和澎湃。对大海的书写，如吹过海面的风。那生生不息的力量，瞬息万变，也永不消逝。正如诗人所说：“一生有海，一路有诗，真好！”

(推荐书友：顾锦艺)

诗人梁雷鸣出生于一个叫那澳的村子，他说自己的第一声啼哭，便是与北部湾的涛声混合在一起的。北部湾，不仅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文学原点。《大海书》是一部海洋主题诗歌集，卷一“盐家族”，卷二“潮汐图”，卷三“造船史”，卷四“海丝路”，他用四卷诗歌将深蓝大海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连接。

梁雷鸣的创作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他称自己是“盐三代”，从小在盐场游荡，注视着盐工们的劳作。他还会爬上盐堆，跑到运盐码头，看着运盐船消失在视野中。那片辽阔、深邃又明净的大海，是他的童年乐园，也是诗歌创作的无限源泉。

《窑变》



作者	李清源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期	2023年6月

来求大业。而兄长日进老实，只想守着入赘后的那份家业安稳过日子。两种选择，通向不同的道路，他们后人的爱恨情仇便交织在各自的选择之中。这难以捉摸的命运啊，不是谁可以预料或规划的，是谓“窑变”。

“窑变”还有一层寓意，即情变。这情，是亲情、友情、爱情，也是世情。钧瓷若能烧制成功，这是何等大事啊！在书中，有多少人为了钧瓷痴、为钧瓷狂、为钧瓷殒命、为钧瓷倾家荡产。《窑变》讲述的是作为社会底层的钧瓷民间艺人依靠自身的朴实智慧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重现钧瓷华光、复兴钧瓷产业的故事。为了撰写这部小说，作者下了一番苦功，把搜集的史料都消化在了小说细节里。这百年时光里，大清覆亡、民国建立、军阀混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次“窑变”，意味着普通人不可预知、无法把控的悲欢离合。

(推荐书友：林顿)

“文学作品，非史非传，瓷林诸公，敬毋对号”。这句话出自《窑变》的楔子，似有《红楼梦》的影子。钧瓷以其五彩缤纷、难以捉摸的窑变而著称，《窑变》之书名，突出了钧瓷的特质，又暗合了小说中家族命运与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之意。

窑家是钧瓷名镇神屋的外来人口，想在此地立足本就艰难，更何况梦想以“窑”起家。主人公翟日新，17岁时与父兄逃难至神屋投奔舅舅樊有，樊有在此地做窑工多年，因教主而得赏识重用，翟家由此接触钧瓷。日新脑子灵活，一心想通过复造钧瓷

阅读家 做书自有自由花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